

春秋講義

戴溪
卷一

校過

共六十三頁
計壹。壹八七字

溫知下

春秋講義 卷一

共 1 册 存 1 册 排架号

溫河市 圖書 印

熟當作熟

春秋講義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講義四卷宋戴溪

撰溪有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為資善

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

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為說以進此即

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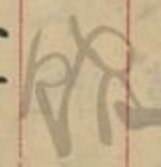
託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為由巴蜀

通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為晉人啟季

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即位為季氏有不

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

伐敗衄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交鄰經武



春秋講義

提要

初切在書

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並闕而不釋考
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
出檀弓禮部韻略即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
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
溪長子栴鋟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
午^戊大年復刻於秦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啟沃
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
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
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瓚温州志
作三卷朱彛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間絕
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尚散見各條經文
之下今謹為哀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

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
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
宋史釐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
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間從公穀者並附案語
於下方焉乾隆

年 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能

文

龍

不

如

通

三十三年集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宋文選高四卷

春秋講義卷一上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為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
 其曰春王正月聖人之特筆也天有四時春為之首
 三代異正夏數得天今首之以春若曰此時者天之
 所為也次之以文王又次之以正者若曰此正朔者
 王^文王之所為也王者班正朔以奉天道則天下萬事
 莫不得其正矣君之始年當書即位隱公不書即位
 何也隱攝而不行即位之禮故也春秋之法一年之
 內必備四時四時之中或無事可書必書首月所以

王王親行

攝攝

書	藏	初	溯
要	紀	名	書
張		蘭	
詩		稿	
函		一冊	
部		類	
新抄本			

宋戴

戴溪

溪

自撰



備天道而成歲功也

按黃震日抄云胡文定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朱子疑之岷隱

戴氏在東宮進講常以夏正為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

故所抄依戴氏焉又按日抄云隱公不書即位戴氏以經之所無付之不言今考講義隱攝云云實依

左氏為說黃氏讀之不審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按講義稱邾稱盟蔑是戴氏錄經文從左傳之證

春秋之法書時書月書日有月而無日者史之闕文

也邾者中國之附庸儀父者邾君之字也中國之附

庸例稱字其曰公及盟何也及者內為志隱公即位

欲求好於邾故是盟也出於公之志邾之與魯壤地

相接數會屢盟非不善也然而人情利害相及則嫌

隙易生其後或侵或伐紛然而不定卒之哀公入邾

執邾子益以歸觀始焉盟蔑之好終焉入邾之役則

知屢盟之無益人情之可畏如此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叔段者鄭伯同母之弟也曷為不以弟書見叔段不以弟事其兄鄭伯不能友愛其弟也書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其鄰鄭伯叔段之謂歟稱鄭伯克段若途之人然親親之義絕矣克者力勝之辭也以鄭國之力施之叔段沛然有餘矣其曰力勝何也段多才而好勇外為邑人所歸內有姜氏之助繕甲兵具卒乘將為襲鄭之謀其力固未易勝也鄭伯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之其用力亦少勞矣段本在京而出奔鄆無能為矣使鄭伯緩追逸賊猶可以全親親之義克之於鄆

其迫之為已急矣春秋書鄭伯書克書于鄆探鄭伯之志而著其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加天於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筆也先書王正月次書天王此尊王之大義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當是之時周室既衰自儕於諸侯聖人作春秋援周室於千仞之淵稱天王於諸侯之上見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諸侯之眾其卑如地一字之嚴凜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謂大矣然而王者奉若天道賞若天命刑曰天討有一不當則失其所以為天矣今也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揆之典禮容有未安仲子者桓公之母非惠公之夫人也天子不當歸贈宰咺者天子之

冢宰以道佐王非所當使於諸侯就使仲子之卒禮
所當贈宰啗不當遣也禮天子之宰當稱爵周公是
也今也宰啗書名用見冢宰之自輕也春秋書此所
以重典禮而敬大臣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國之大事也邦國有疑會同則盟之諸侯自相
為盟苟非大事猶曰不可况國之微者乎及宋人盟
內不書其人外不書其名其微者可知矣隱公聲子
所自出於宋有甥舅之親即位而修好固人情所當
然也三年之久公始與宋公過于清魯之於宋未汲
汲然也不知兩國微者相與為盟果為何事耶宿者
國也盟於其國則宿亦與焉意者其為宿盟乎觀宋

人遷宿之事則宿之服屬於宋亦已久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者畿內之國也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特未知祭伯者亦周公之後乎若是則與魯親矣書來者見祭伯之自出非有王命也今年之秋天王使宰咺歸賵於魯未幾而祭伯來必非王命也來者來朝也其不言朝者何也畿內諸侯不當朝於列國蓋內外尊卑之分所當然也祭或稱公或稱叔其稱公者嘗受命為三公其稱叔者永受爵者也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獨元年書春王正月餘十年不

為為二字疑衍
一為字

書正月說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古者諸侯受正朔于天子故月正元日朝正於廟隱不書正自謂居攝不行朝正之禮故也隱公十年不書正桓公十四年不書王二年不書秋冬此又春秋言外之深旨也

按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在十一月十一日經文下今移正

公會戎于潛

古者外域種落間與中國雜處近於魯者為徐戎多為魯患當伯禽之時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至於治戎器以伐之具版築以備之今也隱公與戎會於潛左氏以為修惠公之好魯與戎好其來久矣未幾復盟于唐至於桓公盟唐再書戎魯會盟遂為故事夫外域非盟會可結也莊公之時親追戎于濟西

盟果何益哉春秋安得不謹而志之書及盟者魯公之志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按左氏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夫婦之不諧正家之道未至也何至以干戈相向入之為言不順之辭也造人之國都幾有其地矣觀宣公之時伐莒取向則知向為莒之邑久矣不知入向之後莒何時復取之以為莒邑耶大要書入者雖未至盡有其地然既入之後日侵月削積久而取之者亦多矣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何於不氏未賜族也其稱帥師者

將尊而師眾也極小國也命將出師直入其國魯之
怙疆亦甚矣自無駭入極之後終春秋之世極無聞
焉意者卒見取於魯耶春秋之初小國尚多至于末
年寂寥幾盡魯秉禮之國也取根年取郟取邾取鄆
其所取者不止一國而况于諸侯强大者乎漢陽諸
姬楚實盡之晉自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可深歎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按戴氏所釋經文多從左

氏春秋觀講義中亦稱裂繻可見

婚禮人之大倫也為國君者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
社稷主故冕而親迎不以為重今也紀裂繻來逆女
書於春秋傳者以為逆女當親行使大夫非正也是

則然矣然考之昏義婿迎婦於其家御輪授綏三周而先歸俟于門外相去蓋不遠矣有如國君之尊遠適他國以行親迎之禮則國事少廢矣說者以為文王娶于莘莘之國在渭之涘故文王親迎於渭然文王是時為世子猶可以遠出也韓侯娶於蹶父之女韓侯迎止于蹶父之里此諸侯親迎之禮也然蹶父為天子卿士韓侯入覲于天子故因迎于蹶里非專為親迎行也其理恐或然春秋內女適列國者多矣其事不盡書於春秋伯姬之歸紀其事甚可念也紀亡而伯姬不能葬使齊侯得以葬之故春秋書伯姬之歸于前又書伯姬之葬于後所以志伯姬之終始也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衛

紀子帛其義不可曉說左氏者曰子帛者紀裂繻之字也書外大夫於諸侯之上春秋無是也公穀三傳帛皆作伯義亦不通帛之一字非羨文則字誤也聖人存而不削史之舊文不敢改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按左氏叔段之亂段之子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又請師於邾邾私於魯公子豫豫帥師會伐其事可謂重矣春秋削之而不書今茲復伐衛討潛之亂也夫鄭伯不容其母弟逐其弟及其子又不能容之於衛請師於王以伐之春秋以為王師之重非鄭伯所得用也故沒而不錄

觀鄭伯前日之所以伐衛者如此其重今茲再伐必
非輕用微者春秋以鄭人書蓋貶鄭伯之無親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法祥瑞不書有變異則書故日食書於春秋
者三十有六凡日之食必書朔其不言朔者或在朔
之前或在朔之後也說者謂日食之變陰陽有定數
無與於災異是大不然陰陽薄蝕天道有虧伐代天作
子適當天變惡不可恐懼修省以回天譴譬如父母
有疾為人子者當引咎歸己請命于天庶幾父母之
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按戴氏釋此一經獨從公穀見成
十六年公會尹子昭二十三年尹

氏立朝
講義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嘗書諸侯相盟始于密次則石門厥後瓦屋之盟

則諸侯參盟之始也人愈眾則志愈分志愈分則盟

愈不可信矣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莒在春秋不得為大國前年入向固已甚矣今茲伐

人之國取人之邑狃於前日之勝而忘其國之微無

乃太甚乎書伐書取甚之也異時莒牟夷以牟婁及

石盟當作石門

嘗書疑當作書

牟婁當作牟婁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七

朝明世書

防茲來奔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為叛人之資
爾背義以求利果何益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與之禮有朝有聘有會有盟而又有遇禮焉
遇之禮造次簡略有邂逅適願之意春秋謹而志之
譏失禮也曲禮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其簡略
可知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

按左氏衛州吁之立也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
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賊與陳蔡從然則伐鄭之謀衛

疆常作疆

實先之春秋以宋公主兵何也州吁衛之亂臣賊子也衛人不以為君宋公怵于州吁之邪說帥師以伐鄭則是師也非宋公誰實主之書宋公于其上書衛人于其下聖人之深意也衛人者州吁也不與州吁之為君故以衛人書翬者公子翬也不書公子惡之也宋公請師于魯魯公不許公子翬固請帥師隱公之禍翬實為之怙疆專政有自來矣春秋之辭貴乎簡嚴不曰翬帥師會伐鄭而再書宋陳蔡衛者詳其辭所以甚其罪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之罪天子所當討也衛晉之立天子所當命也今也不然討有罪立嗣君皆出于衛人之意聖人直

書之曰人言權之不出于上也州呼晉稱名晉不稱公
子其辭嚴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左氏曰矢魚公穀曰觀魚矢之為言陳也陳魚而觀
之其實一也說者謂矢魚者射魚也其說亦通靈臺
之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文王有仁德而其民
樂之也使隱公知此意能與民同樂則民樂其有鳥
獸魚鼈矣何至遠去國都陳魚而觀之禮失地遠春
秋兩譏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郟

春秋之法將專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故衛師入

邠與莒人入向書法不同邠衛同姓之國也衛君方
立桓公始葬首興報復之師無乃太早計乎事相以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非惠之夫人故仲子既葬不附于惠之廟隱公
為仲子別立宮考者宮既成而祭之名也六羽者舞
之名也舞者執干而舞謂之武舞執羽而舞謂之文
舞天子之舞用八人為一列凡八列共六十有四人
故總名曰八佾魯僭用天子之禮舞八佾於羣公之
廟久矣今焉考仲子之宮不敢用八而用六故曰初
獻六羽何以不言六佾婦人無武事故有羽舞而無
干舞是禮也其隱公之失歟仲子既非夫人宮不當
立祭不當舞原隱公之意欲立桓公為君尊其母為

夫人故委曲遷就若此不知典禮之壞有以啟人之
姦心異日之禍皆失禮有以基之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鄭人以王師會之
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
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邾附庸
之國也是時未列於諸侯何以書於鄭人之上伐宋
之謀邾實啟之鄭實輔之故以邾主兵也伐宋入郛
宋不以實告故春秋書伐而不書入

螟

春秋於螽螟水旱皆書所以重農事也重農事所以
愛民命也人君一念及此必不敢違天以病民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說春秋者多用之其實未必然也伐人之國其事不一固有造其國都門焉而還者春秋當以伐書若築壘堙塹環而守之春秋豈得不以圍書若楚子圍鄭之類是也苟非造其國都而直圍人之邑春秋不先以伐書則未知其為誰之邑也今書伐鄭圍長葛者記事之體當然也宋鄭未有舊怨止因交兵之故結怨不已長葛之圍久而不去經一年之久不取不止春秋惡其黷兵書圍長葛於前書取長葛於後不待貶而罪可見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按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觀下講義中屢稱輸平可見

左氏曰渝平公穀曰輸平渝之為言更也言更前之
怨而為今之平也輸之為言納也言納今之款以求
平於我也其辭雖不同其義則一也鄭人與魯有舊
怨今焉既與宋人交惡懼魯之謀已也取易仇怨而
為和平凡平者春秋之所喜也然鄭伯之意非出於
真情異時歸祊假許田之事皆於此乎始故春秋謹
而志之見鄭伯之為諛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於齊也隱公初與鄭平及今又與齊平
可以為夷矣然而齊魯鄭在春秋之初俱為大國苟
能同心合力以撫鄰國則是平也君子與之自鄭人
輸平齊人始平之後三國會于中邱者謀伐宋也會

于時來者謀伐許也已而入許之師三國皆與焉樓
諸侯以伐諸侯何取於平哉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非其有而攘奪之其名曰取長葛之圍志在必取罷
民日久不遺餘力所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
不堪命者蓋如此其得禍也宜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歸于紀在隱之二年今叔
姬始歸何也待年于國也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若叔姬者所謂有待而
行者歟其書于春秋者為入于鄫書也入于鄫者叔

姬之賢行也

滕侯卒

夏城中邱

中邱魯之邑也魯方無事非有疆場之虞中邱不必城也就使當城夏之月非所當役也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反城之志皆譏也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以為固先王所不廢也故民眾城小則可以益城苟不計民之多寡益城無極則凡城之志於春秋者皆譏也有如城其所不必城役其所不當役其譏益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原注弟年來聘凡兩書一見桓公三年

春秋書法其稱兄若弟者親親之禮當然也然而寵

賞字可疑
以書作刑
思
罪加勿過

愛過則傷義刑爵加則賞恩隨事而觀褒貶見矣聘
問之禮國有大夫兄弟之親何煩聘使有如行人失
辭則國家不可屈法齊僖公寵其母弟故弟年來聘
兩見於春秋異日無知之禍其亦寵愛之過歟

秋公伐邾

魯與邾為鄰國儀父始與隱公盟邾未嘗得罪於魯
何謂為隱公親自伐邾不惟輕於用兵其自卑屈亦已
多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凡伯出使非有徒兵之眾戎人無道掩而執之直易
事爾春秋何於書伐大天子之使也不書執而曰以
歸避其名也左氏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

巡
賓楚邱之執凡伯固有以自取焉天子之使則不可
以不重也凡伯聘魯為戎所執魯方與戎盟不暇問
戎之罪道過楚邱衛獨不能救乎戎不足責也魯衛
之罪其又奚辭

八年春宋公衛侯過于垂

昔也宋公魯侯過于清今宋公衛侯過于垂非禮之
禮習而安焉尤而效焉不以為異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禘庚寅我入禘

古者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之從祀者有湯沐之邑
諸侯時朝天子故天子之郊有諸侯朝宿之邑焉禘
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周室既衰侯
服不朝時巡不講故諸侯朝宿湯沐之邑皆廢而無

以字疑為未字又
疑衍

用禘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

取之魯故先使人歸禘以為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

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禘其曰我入

者受而歸於己有德色焉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

輸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曰輸平曰以歸者

有卑遜屈下之義焉用見鄭伯之詐也按黃震日抄云趙鵬飛經

筮謂魯要鄭而得禘以前此魯不救鄭也戴氏則謂鄭詐魯而歸禘以後此鄭假許田也二說不同而皆

精于考究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之參盟始于此自是厥後聯合列國數會屢盟

者何其多也可勝罪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入春秋以來莒人入向已而伐杞取牟婁頗有自大之意今茲魯公親與莒人盟人微者之稱莒疆魯弱益可知矣左氏曰以成紀好也向者紀莒二君嘗盟于密魯大國也何乃汲汲然與莒微之者盟乎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天子之大夫例稱字隱公即位之初天王來歸仲子之賵于今九年聘魯者再隱公不惟不朝亦未嘗有

疆

疑當作之微

報聘之使說春秋者猶以隱公為遜國之賢君賢者而若是乎春秋之法責臣子者重責君父者輕天子下聘於諸侯固失體矣諸侯未嘗報聘於天子如不臣何春秋未暇責周深責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天道之變上自日月星辰次及風雨雷電莫不具載蓋欲人君省災戒懼陰陽之差各以類應既有震電則不當雨雪蓋震電者陽氣發洩而雨雪者陰氣凝沍故也八日之間陰陽交錯其變甚矣

挾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是會也魯與齊謀伐宋按左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來告于魯魯會齊于防明年會于中邱盟于鄧皆以伐宋故也夫奉王命以討不王此天下之大義也當特書于春秋防與中邱以常事書鄧之盟削而不書其故何也蓋春秋原情之書也隱公實以怒宋之故借公議以釋私憾春秋方以為罪人烏足以為義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魯去年之冬會齊于防今年會齊鄭于中邱合謀以

恬當為恬字

伐宋亦已久矣曷為而夏五月公子翬帥師會齊鄭
伐宋而公不與乎翬恬恬權自恣專命先行雖公不得
而制也伐宋者齊侯鄭伯也而春秋以人書不與翬
之會諸侯也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春秋削而
不書敗宋師者三國之兵皆在焉取郕取防者鄭也
而皆以我書何也蓋伐宋者非齊人之意魯怵於鄭
齊逼於魯故也及其敗宋師取二邑齊不與其謀鄭
人特歸於魯用見魯隱之愚鄭莊之詐推其利於魯
而歸其罪於隱公隱公莫之悟是亦歸禘之餘智歟
直書曰敗又書曰取春秋之意深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詳觀左氏所傳鄭人伐宋取其二邑師未反國宋約

衛人乘虛入鄭鄭人還在郊宋衛之師不敢在鄭遂偕蔡人為伐戴之行鄭人掩其不備伐三國而取其師焉鄭莊亦巧于用兵矣春秋書三國伐戴于上書鄭伯伐取于下不言取三師焉其惡鄭伯之詐也明矣隱公十一年之中鄭莊用兵于諸侯者不一役甚矣鄭莊之佳兵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鄭伯為王卿士借王命以討諸侯一則曰宋公不王二則曰邾違王命當時諸侯不知有天子者豈真^直二國而已哉異時蔡衛陳從王伐鄭其違王命也不亦大乎邾小國也昔年衛師入邾今焉齊鄭又入之弱小之國不能以自存若此亦可

見王道之衰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古者諸侯俱朝于天子于是有旅見之禮諸侯雖曰世相朝然兩君相見分庭抗禮安有旅見于庭哉滕薛與魯皆列國也來朝于魯固已卑矣隱公安得偃然旅見之連書滕薛譏其僭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古者諸侯相會非有天子之事則有四方之禁也春秋以來凡諸侯之會大抵為伐國設也時來之會謀伐許也乘三國之力而直造人之國都言其甚易也向也三國伐宋魯取其邑今也三國入許鄭有其地齊皆無與焉然而伐宋入許之師皆以齊先鄭何也

齊在當時最為大國魯鄭非假齊之力未必能勝也
聖人探其事而書之則罪有所歸矣按左氏鄭伯入
許既有其地春許林不以滅許書蓋鄭伯處許叔于許
西偏後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則許既復國矣故春秋
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踰年即位故於元年之春行即位之禮春秋從
而書之然而春秋之法繼故不言即位隱公鍾巫之
禍桓公實為之則桓之繼隱是繼故也何以言即位
桓公志在得國諱隱公之故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

即其實而書之所以原其情而重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于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鄭莊公自歸祊之後志在許田久矣久而未言固將有待也一旦桓公嗣位得罪於諸侯莊公乘其恐懼迫脅而取之然而莊公多詐非曰直取之也以璧而暫假之也夫天下之物直假於人謂之假以物相易謂之易今以璧易田而名之曰假諱易地之名而託辭於假此莊公之詐也會于垂以謀之盟于越以固之其為許田之計也密矣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隱公十一年書滕侯來朝今而曰滕子何也說春秋
者謂時王所黜也夫周王之賞罰不行於諸侯久矣
豈能黜滕侯之爵以為子乎先儒謂其在喪故曰子
終春秋之世稱子豈其皆有喪乎又言桓公得罪於
王法滕首朝之故貶而書_子是則然矣後之稱子者
獨何罪乎大抵春秋之諸侯其輕重皆自為之小國
有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黜以從其卑若杞侯之或
稱伯或稱子之類是也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

按黃震日抄取戴氏此論又云自貶
之說朱子主之以子產爭承為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

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何謂郟大鼎是鼎也郟實為之宋嘗取之鼎雖在宋猶郟鼎也宋取之郟魯取之宋則是鼎為諸侯所重久矣華氏之亂魯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之亂可治也其可成耶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然而宋以鼎賂公春秋不書賂而書取嚴其事而正其罪也大廟者周公之廟也取其鼎而薦之大廟周公其受之乎納之為言義弗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夏后氏之後其爵稱公今稱侯者杞弱而以侯禮至也七月來朝九月見入魯之無道甚矣亦杞之卑弱有以自取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國為會始懼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稱王其疆可知矣此三國者地與楚近先有懼心焉未幾而楚滅鄧久之而楚復滅蔡鄭雖僅存異日牽羊之逆鄭亦幾亡矣然楚雖無道隨後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子產相鄭執玉帛以抗楚而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國能自疆於政治猶可以自保三國之會徒有懼楚之心而無自疆之實春秋惜之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公嘗與戎盟于唐桓復行之修故事也然隱不書至而桓書至何也為其告之于廟而後書耶凡君行

告至於廟禮之常也隱獨不告至耶春秋之法會而不至者安之也會而書至者危之也桓公得罪于王法亦戎之所得問也使戎人思隱公之盟問隱公之事則桓公是行也豈不甚危乎危其往所以幸其歸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羸

春秋之法加王于正月之上其正月無事則二月三

月亦然桓公即位十有八年稱王者四不稱王者十

有四

原注元年稱王二年稱王十年稱王十八年稱王

桓公得罪於王法天

子之所當討也元年即位至于二年而天討不加聖

人猶有待也三年之久而王法卒不行焉聖人曰是

終無王矣於是稱正月而不稱王數周於十不可無

謂字疑
是吾字

王故十年復書曰春王正月猶建亥之月六陰用事
不可以無陽故十月稱為陽月也十有八年桓公於
是終矣烏可以無王哉故復書曰春王正月聖人誅
亂臣賊子之意既嚴而扶持王道之意尤切焉魯之
與齊婚姻之國也魯娶于齊非一公也獨文姜之婚
載於春秋甚詳其曰會于嬴者謀婚于齊也公子翬
如齊者逆女也送姜氏于謹者齊侯也會齊侯于謹
者魯公也姜氏既至致夫人者齊侯之弟仲年也自
會嬴而至于成婚何其謂禮之厚也春秋備書其事
辭繁而不殺深惡姜氏之亂由齊侯寵愛之太過桓
公之禍亦有以自取焉爾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之法會而為盟者陳牲而歃其血為載書而要
諸神堅守誓約不敢違越今也齊衛二君胥命于蒲
牲不歃書不載彼此相諭謹言而退此春秋所無有
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胥命之書止此而已故曰春
秋惡屢盟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郟

魯入杞杞求成于魯故會杞侯于郟甚矣杞之可念
也桓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敬也
僖公之時杞子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夫
杞行朝禮卑遜有餘豈其不敬不共貽憂禍良由
微弱之國不能備禮貢獻有闕貽怒於魯身雖行禮
而不免見伐于人尤可念也比事而觀春秋抑疆扶

弱之意可見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之為言盡也日之食也由陽氣之微也日食有多寡之殊則陽氣之微有輕重之異今也食而至于盡幾于無陽矣故日食一也正陽之食比于他月猶重謂陽氣之甚微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有年亦多矣苟其無年民何以生獨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豈羣公皆無年耶曰非也桓宣二君得罪于王法天道所不恕也即

其罪惡宜降之罰飢饉薦臻天道不僭矣然而民何辜焉幸其有年喜而書之此聖人助天愛民之意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惟冬狩為盛蓋農隙之時不至于跂傷禾稼兼肅殺之後萬物眾多非三時比也正月而狩非其時矣于郎之遠非其地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國也伯爵也糾名也天子之上士書名今渠伯以畿內之君為天子之冢宰何以稱名為其聘桓也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又從而聘之賞罰無章甚矣冢宰奉命來使詔王誅賞之權當如是乎書宰書爵以見其尊書名書來聘以見其罪待之尊者

責之重也責之重者罪之深也

桓公四年無秋冬春秋之法四時具然後為年故四時無事必舉首月獨桓公之時四年無秋冬七年無秋冬聖人之意傷矣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聖人固已不書王矣王法不能誅聖人豈無望於天乎越四年之久桓公假息如故既又三年而猶自若焉聖人曰天之道或幾乎息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天之道也今天道失刑無秋冬矣此又聖人言外之意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二國同時朝紀本以襲紀也紀人知之故因以如此欺諸侯春秋從其告而書之蓋不如是則無以顯其

紀

詐也書如紀於前書紀侯去國於後二君之情不可得而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王者不忘大臣之德故仕者世祿詩人賢之不以官職私大臣之親故官人以世君子罪之天子聘問于諸侯當擇賢而行豈得使其大夫之子且父在而子代任其將何稱故書曰仍叔之子其名字不獲載於春秋求名而名亡垂成遠矣

葬陳桓公

城祝邱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聖人之特筆也鄭伯不朝天子親行討罪三國從

馬聖人書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見諸侯擁衛天子以行天討天子甚尊諸侯甚微鄭伯無所逃罪矣如左氏所載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不以戰書不可言也戰不可言况于敗乎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敗績于鄭其可言乎王不言天褒貶之意略寓其間矣

大雩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諸侯雩境內之山川而已蓋雩者祈雨也先事而祈王

者重農之意也

原注常祀祈雨者謂之雩遇旱而祭者亦謂之雩傳者專以雩為旱祭特

知其

一爾魯僭用天子之禮樂大雩郊禘率與天子同使

春秋悉書之將不勝其書也故因示雩而書以示戒也

今夫雩之所以書者非時也夏當雩而秋行之時也

晚矣凡書大雩者其義同

螽

冬州公如曹

州公者天子畿內之諸侯嘗為三公者也外相如不
書於春秋此何以書左氏曰瀉于公如曹度其國危
遂不復此奔也以如告於魯春秋傷之畿內諸侯不
能自存逃于他國此春秋之大事也安得而不書

六年春正月實來

按三傳皆以實為州公之名按左氏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注曰寔來

寔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省文公羊曰猶來

者來朝於魯也州公失國故名之不言朝者不與其

朝也春秋書此以為失國者之戒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諮

齊侯有圖紀之心紀人懼而認謀於魯當此之時魯與齊紀婚姻之國也紀侯告情于魯求成于齊必可得也今也既會之後復朝于魯欲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情意懇切而桓公恬然不顧受紀之朝卒無救於滅紀之禍夫親仁善鄰救災恤患賢者之事也桓公豈其人乎求非其人祇無益耳

秋八月壬午大閱

仲冬教兵名曰大閱既閱之後因以田狩故冬之田名曰狩桓公四年嘗狩于郎今年復行大閱之禮為前日之狩止於田獵而已未嘗有所閱也茲焉大閱選徒簡車其禮盛矣夫大閱者非諸侯所得為也况

以秋八月行之故春秋因其失時以垂戒焉其時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得罪于其君奪其國而有之國人不以為君觀
墓門之詩指以為梟則國人之情可知一旦蔡人取
而殺之如盜賊然書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以討賊與
蔡人其不能討者罪有所歸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為嫡夫人長于桓公以太子生

之禮舉之故得書于春秋此義明則嫡庶之分辨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焚咸邱者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仲

春之月蟄蟲已啟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桓公不仁亦已甚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穀伯綏鄧侯吾離何以名朝于桓公故貶之也去年紀侯來朝何以不貶紀有亡國之憂不得已而朝于魯穀鄧未嘗通于上國一旦無故來朝惡得不貶故曰春秋原情之書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即位八年其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之無政魯之不臣不亦甚乎家父何以無譏宰渠伯糾既以名書於前仍叔以下無譏焉譏之將不勝譏從其初也

責及冢宰大夫無與此又春秋正本之意也

夏五月丁丑烝

烝之為言眾也冬祭曰烝故四時之祭冬祭為盛言萬物之眾多也春正月烝已非時矣况五月而又烝

乎失時黷禮聖人譏焉

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釋書再烝之義戴氏最善

秋伐邾

伐邾不言其人微者也向焉隱公嘗親伐邾故以公

書今焉伐邾雖大夫不行益又早邾矣其後僖公卑

邾而不設備遂有升陘之敗匹夫不可輕况國乎

按黃

震曰抄謂戴氏此說可為鑒戒

冬十月雨雪

孟冬之月陰氣始凝驟有雨雪陰氣盛也

按黃震曰抄云諸家

多以冬十月為今之八月戴氏獨以夏正言之理亦未嘗不明知聖人之不言秋為冬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使我為媒可則因是往逆故祭公之逆后春秋以遂書夫婚姻重事也先期未嘗告諸紀一旦祭公來使魯為媒而遂逆之揆諸人情不應率略若此天王下婚於紀計已有成約矣今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也紀魯甥也祭公過魯詔認謀於魯而行則有之矣使魯為媒而遂逆后無是

理也

按黃震日抄云戴氏此說以情言過于諸家之專主譏詆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

諸侯之女歸于京師亦多矣而紀委姜獨書因祭公之來季姜之歸魯寔與聞之非他王后比也方其逆

也稱曰王后由王命言之也其歸也稱以季姜由父

母家言之也

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此史氏立言之法戴氏最得其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來朝諸侯之事也世子不得而行之射姑之來曹伯寔使之于是失正矣曹伯何以使其世子來朝當食而射姑歎逾年而終生卒意曹伯將託其子于魯乎不然何其急也射姑承父命而行朝禮幾于僭矣魯以待國君之禮待人之子幾于屈矣三者咸譏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會之為言彼此有成約矣此往會而彼不來非有他故則中變而背約爾今也魯會衛侯而弗遇衛背約也春秋何以弗遇書弗內辭也若曰彼之來也我弗與遇則其為辱不在我矣此春秋存魯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諸侯加兵於魯或侵或伐或圍春秋皆即其實而書之未有言來戰者今而曰來戰于郎何也齊與魯為婚姻鄭以許田之故與魯相好今年之春衛侯與魯約會于桃邱一旦以鄭忽怒魯之故相與率師來戰人之稱斯師也其諸無名之師歟春秋惡之直書曰來戰如入無人之境若曰魯不受兵而三國自為戰爾左氏曰我有辭也其義得之主兵者鄭也何

迫

以首齊齊人以鄭忽有功之故忘婚姻之好合師以
伐魯齊侯之罪也使齊侯遜辭以謝鄭則必無來戰
之師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師以去年十二月來戰于郎今年正月三國
之人盟于惡曹相去甚邇故說者謂是盟也三國之
君在焉貶而稱人是固然矣然三國之君迫歲而歸
留其大夫使為此盟亦未可知也三國來戰已無名
矣既戰之後復為此盟其意欲以謀魯也向使鄭莊
無恙魯之被患猶未已爾貶而書人春秋之意可見
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之相也命大夫故不名鄭莊為王卿士故其
臣得請命於天子以為大夫以大夫而為國相宋人
得誘而執之其為人不足憚矣宜於廢忽立突制命
於宋而莫敢爭也突公子也其不稱公子者言突之
不當立也鄭忽來^未踰年之君也其以國氏者言忽之
當有鄭國也突歸而忽去一出一歸無難辭焉用見
權臣之專制舉國聽命而不敢違也釋春秋者猶以
祭仲為賢豈其然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魯大夫之未賜族者也春秋之初猶有如無駭
翬挾柔者其後周室益衰列國之大夫自專故無未

賜之族矣桓公方得罪於齊衛鄭今將與三國為好
而以大夫盟其君可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夫鍾與闕之會傳者不言其故以穀邱虛龜之盟觀
之知魯之欲平宋鄭也以紀鄭之戰觀之知宋人之

責賂於鄭也意者宋人立突之後責賂於鄭鄭不能

如宋所欲故宋鄭有隙魯將平之故數與宋會宋公

不厭其欲故辭平於魯魯以故怒宋率鄭與宋戰已

而鄭命不堪復與宋戰其本末當如此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觀

經文此說未可據突之入于鄭義所不當立也宋人責賂于

鄭魯所不當與也身復不義而欲黨不正之人春秋

惡其以亂治亂詳書其事而桓公之罪顯然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說春秋者謂是盟也以平杞莒隱公四年莒人伐杞

取牟婁至今始平魯之功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

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數與宋盟會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桓公怒而與

鄭盟共謀伐宋夫魯之平宋鄭非也宋人之辭平亦

非也兩國各懷其私心不得所欲怒而至于伐伐而至于戰春秋之法戰者不言伐今戰伐並書何也惡宋魯之爭也書及而不言其人書伐而復言其戰皆所以惡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人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主乎是戰者鄭也公羊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目則主乎是戰者魯也穀梁曰其不地于紀也則主乎是戰者紀寔為之也三者之說宜何從先儒以為內以紀為首外以齊為首則齊紀之事于三說為勝是固然矣然合謀以伐人者非先有釁隙則其謀不合齊欲滅紀紀安

得而不自救乎宋多責賂于鄭鄭安得而不怒乎魯
與齊衛有戰郎之怨于宋有辭卒之嫌故自相糾合
以營其私然大要齊紀之事為多紀不度德不量力
而欲傲倖於一戰之間齊雖敗績紀終不免於亡由
是知浪戰之無益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七月之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

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西陸朝覲而出之此二說者皆藏冰之道也然而微
有不同二之日者今十二月也三之日者今正月也
如是則十二月取水正月藏之左氏所謂日在北陸
而藏冰蓋十有二月也四之日者今二月獻羔祭韭
所以出水也如是則二月固出水矣左氏所謂西陸
朝覲而出之也者今三月也藏冰先一月而出水後
一月雖早晚不同大要十二月取水且取且藏至正
月而畢二月出水出而未用至三月而後用之其寔
一也今桓公春書無冰者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
燠而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
夫藏冰之用亦重矣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下至老疾

無不受冰一歲無冰為害滋甚不惟此也藏冰不時
陰陽失節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蓄霜雨雹莫之
能禦其為害也大矣春秋安得不謹而書之按程端

或問云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周禮正

歲十二月令斬冰即詩所謂鑿冰冲冲者也十二月

無冰可鑿來年春遂無冰仲尼錄之以見人事縱弛

變理失道則冬月春令當寒而燠是以萬物失宜疫

癘將作若十一月無冰則十二月猶有冰可鑿何害

于事而書之哉以此言之可為三代不改月數之證

戴氏謂書無冰于正月謂無藏冰義有未書特識見

正大遠勝諸說考戴氏本主夏正立義而程氏推闡

尤暢故

附錄焉

夏五

夏五之必有月眾人所共知也夏五而不書月聖人
所不敢增也由聖人之筆削而不敢增眾人之所共
知其不知聖人者乃欲增改疑似之闕多見其不知

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魯公既與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既會鄭伯于曹越數月鄭又使其弟來盟何謂來盟魯與諸侯盟約既定不親相為盟內遣大夫往盟於彼謂之涖盟外遣大夫來盟於此謂之來盟夫盟國之重事也親自為盟猶懼不信而况遣大夫以盟乎大夫猶不可而况遣其弟以行乎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古者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取其米藏之御廩以供粢盛今焉魯之御廩災則御廩之所藏煨燼之餘也三日之間遽行嘗祭君子謂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

也火戒不虔時祭不敬春秋並譏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責親于鄭怒猶未息故復借四國之師以求多
于鄭此春秋之所惡也其書以者何也夫諸侯合兵
以伐人各聽命于其主故有同于伐國獨不欲戰者
非主兵所得制也今而書以者謂列國帥師以從左
右前後惟主兵所用而不敢有貳焉其為謀也專矣
其為力也大矣此猶春秋之所深惡也以諸侯而從
天子制命于一人可也糾合列國而聽命于諸侯其
為僭也不亦甚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古者天子錫有功諸侯於是有車馬之賜故在詩曰
何以贈之路車乘馬未聞天子求車於諸侯也昔者
夫子正取假之名於季氏今天子責貢於諸侯而書
之曰求何也王室微弱諸侯强大即求車一事觀之
則庭寔之貢其不至久矣不書求則無以知王室之
日卑而諸侯久無所貢也直言其寔不避其名責諸
侯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突之入五年矣故稱鄭伯其
名者失地故也鄭忽之立纔四月爾未成其為君故

書鄭忽出奔衛及其入也稱世子稱復歸明忽之當立也突之出奔未及數月復歸于櫟稱突稱入者明突之不當立也自是而後稱鄭伯者皆突也忽雖立為君不通於諸侯亦可以見忽之弱而突之疆矣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隱公末年魯與齊鄭同入許鄭莊公據許而有之莊公既卒鄭國方亂許叔者許侯之弟也自許東偏復歸于許向也齊魯二國同為伐許之謀今焉自知其非復為定許之會聖人許其能改過矣許叔何以稱入內無所因外無所自獨以其力復其國都其難若此故稱曰入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列三國而稱來朝旅見故也邾牟葛三國雖至微小然桓公非所當朝也旅見非所當謀也貶而稱人言其至微而不足責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于棐林伐春秋之法地而後伐者疑辭也于袤伐鄭于棐林伐鄭于召陵侵楚是也伐鄭之師助突而伐忽也助突伐忽於理不順於心有愧疑而未敢前故地而後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鄭突以不義得國王法所不貸也諸侯合謀以伐鄭

共疑是其字

此處可經當作大

迫

將以助突也始焉會于袤猶有所疑而後伐今焉會于曹定共謀而再伐同惡相濟不遺餘力春秋詳書其事則舍順助逆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矣去年伐鄭不書公至今茲書之何也春秋之法書至者免之也不義之師連年不已此危道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之立也不以其正內得罪於國人天子召而不往且不能使衛小眾入得罪於天子失地出奔惡得而不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紀侯之事迫矣娶於魯結婚於王室借助於諸侯而

與齊師戰假寵於魯公而與齊侯盟皆不能回齊侯之心以紓滅國之禍春秋詳書其事紀為可哀而齊為大可罪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起雉

隱公初年魯與邾儀父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春秋固已非之桓公之時邾復來朝邾儀父復與桓公盟于起雉其事魯之禮亦至矣盟未數月魯與宋衛伐邾何其無信義若此也春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不言其人隱之也儀父自是以後得列于諸侯春秋遂以邾子書終春秋之世數數與魯戰爭一勝一負迭為客主推原所自寔隱桓有以基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侵魯疆疆吏來告桓公有命事至而戰若是則奚
之戰疆吏為之也書及而不書其人微之也疆場之
爭一彼一此春秋備書於策重兵爭而惜民命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左氏蔡桓侯卒蔡季自陳歸于蔡杜預曰桓侯無
子故名季而立之及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杜預曰獻舞即蔡季也先儒以為不然曰
蔡侯自陳歸然獻舞已立矣蔡季力足以得國而不
有故春秋賢而字之然則蔡季之歸與季子來歸其
事正同此二人者皆其國之賢國人欲其歸故春秋
亦從而嘉之稱歸稱來歸者雖易辭也亦喜辭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

按左氏曰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則是會也公
與夫人俱既會之後同以如齊春秋嘗書曰遂與夫
人姜氏如齊今再書公又曰與夫人姜氏匹敵而並
書之見文姜之抗桓公不得而制也春秋書法嚴矣
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講義卷一上

公之... 上... 公

... 公... 公

... 公... 公

... 公... 公

... 公... 公

... 公... 公

... 公... 公

春秋講義卷一上

公

公

公

公

春秋講義卷一下

宋戴溪首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何以不言即位桓公不得其終莊公不行即位禮故也

二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不稱姜氏者絕之也如公穀所言夫人固在齊久矣莊公接父之練錄母之變于是有念母之心焉故春秋探莊公之心而書之其說恐未必然桓公之喪歸自齊姜氏必與之俱久而不安于魯故逃歸于齊春秋即寔而書明示大義非由莊公念母

三月當作三月

律書家

之故也

夏單伯逆^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預注左傳稱單伯為天子卿公穀稱單伯為魯之大夫也故稱送^送王姬以魯事考之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古者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今也天子使卿送女至魯俾魯主之以嫁于齊魯築館以待之禮記所謂由魯嫁是也春秋書送王姬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明年書王姬卒詳書其事若此何也魯之與齊有不共戴天之仇况莊公方有三年之戚天子不當使之主婚魯亦不當主婚于齊此禮之大^失夫君臣皆不得其正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有二有生而錫者若平王錫晉文侯是也有既死而錫者若榮叔來錫桓公命是也生而褒寵其功以策命之死則褒贈其功以追策焉生榮死哀所以為諸侯之勸也今也魯桓公得罪于王法生不能討死又追命之所謂天命有天德天討有罪宜不若此王不書天失天道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邾鄆郚

齊侯志在滅紀不滅不止故先遷紀之三邑遷之為言徙其民而虛其邑也三邑既虛則紀國之勢孤矣用師而遷邑言齊之逼紀也齊之于紀亦虐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公羊曰於餘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國之君存焉
爾誠如是也則於餘邱者邾之國都也春秋何不直
以伐邾書乎杜預注曰於餘邱國名也然而於餘邱
之為國諸夏未有聞焉意者東夷之小國乎桓公子
慶父帥師言其將尊而師眾也以貴將重師伐一小
國然則於餘邱亦已彊矣

樂大典
先載

按程端學春秋本義引戴
氏云孟氏之孽基于此永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者夫人孫于齊未有復歸之文一旦遽與齊侯會

于禚何也姜氏歸矣春秋不書明國人不與其歸也
以夫人而會諸侯豈當書于春秋文姜之事人倫之
變也曰會曰享特書而不貸有不容以常理論者觀
敝笱之詩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則魯之
臣子豈得為無罪哉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不稱氏未賜族也齊讎國也衛同姓也會仇讎而
伐同姓而待貶而見矣左氏曰疾之也疾溺者所以
疾魯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而當是不字

歸者不師

之者作知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也鄆者紀季之邑也自齊歸遷紀
三邑之後紀不可以為國矣紀季之紀之將亡也以
鄆入齊奉幣而委質焉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其辭
亦可哀矣春秋原情之書也季不書名哀之也
冬公次于滑

公次于滑欲救紀而卒不能也自桓公以來數數謀
紀卒無尺寸之功今也紀之亡已形而勢已迫矣豈
次滑所能救哉莊公特不過借此名以自欺非真欲
救紀也春秋不書救紀而止書次滑亦原情之意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

終日鈞作今

喜疑古作喜

日鈞作心
人疑入之訛

問疑問之訛

侯已無所懼終焉享齊侯于祝邱其無忌憚益甚矣
 犧象出門嘉樂野合偃然用盛禮于十手十目之地
 蓋不但疾驅于通道大都而已穀梁曰享齊侯所以
 病齊侯也齊侯不足病也享齊侯所以病魯侯也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
 侯葬紀伯姬

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欲襲紀而不能自後齊人
 謀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固將以入
 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大去者棄
 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焉紀侯二十年問謀所以存
 其國不遺餘力卒不能回齊人滅紀之念則未知其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四 溯初匪書

夫去之後其諸人民之從者久而不忍去歟抑亦逃

奔于無人之地假息以偷生歟不然則歸鄩奉祭祀

以終其身歟其事可矜其情可哀矣書紀侯而不言

其名哀之也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戴氏此說即本公穀而少變者春秋謹嚴書去其國盡

矣何必書大去哉于文為支矣荀紀侯盡室逃焉則必葬伯姬而後去攜叔姬以偕行今棄伯姬而齊葬

之棄叔姬而歸于鄩于義為矣大者紀侯之名紀非大去之謂按程氏之說本于伊川可以參考紀

侯之去似太王之去邠而無太王之德紀季以鄩事

三齊如微子之適周而不遇武王之聖此其所以可嘆

也齊人志在滅紀使其出師以代之紀固不能支也

而用計深密遷延若此其故何也託復讎以為名曰

吾非利紀而有之也讎耻不復齊紀並存將無以自

立於世故日夜迫紀使其不能以自存而自去焉則

吾有辭於天下以此欺諸侯故諸侯坐視而不敢救
又從而助之不特此也存紀季葬伯姬不窮追紀侯
縱其自去皆所以欺諸侯而掩其罪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夫人姜氏享齊侯莊公不能制猶曰進迫于母之命也

公及齊人狩于禚獨不可已乎莊公有威儀技藝詩

人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今也與齊人狩嫻於騎射

曾是以為樂乎興念及父凡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

矣春秋書及者明是狩也出于莊公之志與公狩者

齊侯也其曰齊人何也與齊人狩猶可也與齊侯狩

可乎

魯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春秋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容以人道責哉

秋郎犁來來朝

郎者何外裔之附庸也與介葛虛相類故皆以名書焉邾儀父以中國之附庸自附於諸侯知有盟會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為邾子今郎以外裔之附庸自附於中國知有朝聘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為小邾子禮之有益於人大矣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魯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今茲伐衛者所以納

朔也朔在齊故齊侯主之是時四國之君皆在焉不
書爵而書人者惡其逆天王之命伐衛以納朔也穀
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義羨得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之法王朝之下士不書名其得書於春秋者曰
王人今子突之書既曰王人矣又加之子突何也嘉
其救衛而名之也何以嘉之天子之賞罰不行於諸
侯久矣今衛朔得罪于天子出奔于齊亦既久矣一
旦諸侯伐衛以納之天子出王人以救衛其事雖微
其義則大子突書名大天子之命因以嘉子突也衛
朔藉諸侯之力以入其國其歸也易爾春秋以入書
之者言其理之不順也稱名者正其罪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曷為來歸衛俘齊為主乎是戰故衛朔既入國
之後使齊為主分俘獲於諸侯也其書來歸者正齊
魯之罪也伐衛而諸侯稱人救衛而子突稱名入衛
而以衛朔書歸衛俘而以齊人書則諸侯之罪昭然
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經星在天遇雨不見至于夜中星隕如雨其異甚矣
夫星辰失行古或有此不見而隕何異如之天者積

常雨

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
列星之隕衆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矣春秋書此
比他異為尤重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者陰氣之盛也秋大水則霖雨可知矣洪範庶
徵有雨暘而無水旱蓋雨常則多水常暘則多旱矣
莊公之時秋無麥苗冬無麥禾並書於春秋說者疑
焉以為麥成于夏禾成於秋曷為以秋冬書夫無麥
猶可也重以無苗無禾民何以食乎七八月之間雨
而苗壞於水十月築場圃而納禾稼而禾且不登聖
人於是時也併禾麥而書之記災之甚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之地一歲再會
稔惡也也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
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

以左傳考之自次于郎至于秋師還莊公皆在焉春
秋始終稱師沒公而不書何也師者存亡所係也非
有不得已之事輕于用師三時而後反危國亡師之
本也春秋危其出而幸其歸不書公諱之也師次于
郎何以俟陳人蔡人其諸陳蔡出師待其至而邀之
歟抑亦有所約束未至而待之歟以春秋書人書俟之
意觀之知其有所約矣師次于郎猶未久也是月甲
午即為治泊兵之舉用見公之倉卒出師既出之後始

原脫
矣字按日鈔補

行簡閱何其急也至其及齊師圍邾也則未知先約
齊師歟抑亦偶遇齊師以俱往歟以春秋書及之法
觀之知圍邾者莊公之志也兩國之師同時圍邾邾
降于齊而不降于魯魯人之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銳
魯師已老遷延日久不還何待引咎自歸其亦莊公
之不得已也春秋何善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旣夏公伐齊納
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
浚洙

公及齊大夫盟謀納子糾也是時齊無君與公盟者

上之字當作納

非止一人故以齊大夫目之公親與齊大夫結約而
外以兵送子糾其歸特易爾良由小白先入其事中
變故外拒魯師於是敗魯而殺子糾春秋書曰齊人
取子糾殺之言魯人拱手聽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
不惟此也退師之後方且浚洙以備齊其懷懼若此
而欲納人於國宜其不濟也亂未作而小白入莒亂
未定而小白歸齊鮑叔之知也亂既作而子糾奔魯
亂既定而納子糾於齊魯則失時矣管仲其無謀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子糾者小白之兄也納小白之立未定魯人伐齊而
之之未為過也魯師既敗齊殺子糾亦可以已矣今
茲帥師伐魯何其復怨若此也公用曹劌之策乘其

三鼓之衰一戰而逐之不言戰而言敗者直貶之也
魯之辭亦稍直矣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魯隱公之初年求成于宋嘗與宋人盟于宿則宿者
宋之與國也一旦宋人徙其國都驅其人民雖未至
於滅國其服屬聽命之不暇亦幾于亡矣故春秋書
遷者惡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莊公正月敗齊二月侵宋其敵以為國患故齊宋
二師同次于郎將以伐魯也莊公乘其無備敗宋以
拒齊魯雖不為直而齊宋二國帥師以次人之境亦

其上原脫一字

取敗之道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自是始見于經其在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采芑之詩曰蠻荆來威或稱荆或稱楚其來久矣至是稱荆者始以荆之名通于中國也其後改而從楚春秋因而書之猶於越之與越始以於越書而終以越書也其曰先書荆聖人貶之者非也自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已有懼楚之心至是而敗蔡師于莘不勞兵力竟執蔡侯以歸告于中國以示强大自是而與中國爭衡矣名蔡侯所以著諸侯之失不言執所以抑楚人之暴中外之義兩得之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桓公將以圖霸而首以無禮滅譚不三年而又滅
遂其用心之初已謬矣異時存亡繼絕特矯操而為
之爾齊桓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侵曹
伐衛霸者用心類若此况望其能以公滅私乎譚子
不書各滅非其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莊公狃于再勝之故未陳而薄宋師敗之于鄆宋之
侵魯固已非矣魯之敗宋不亦甚乎屬辭比事其義
見矣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人告災魯人弔災故得書于

春秋

冬王姬歸于齊

原注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襄公之夫人也今年王姬歸于齊桓公之夫人也

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已多矣其書於春秋者魯主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去其國至是七八年矣不知紀叔姬從紀侯而出奔歟抑紀侯自去而叔姬不從歟其未歸于鄆也與紀侯俱歟抑亦歸于魯歟其既歸于鄆也其諸紀侯之已卒歟抑其尚在歟不然則紀侯有子其父既卒而率其子歸于叔歟是皆未可知也以春秋書法觀之既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惓惓若有哀於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按此可正師氏譏叔姬之

誤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桓圖霸之始也前此諸侯未有稱霸者
而圖霸始于桓公五霸桓公為盛衣裳之會十有一
而北杏寔為之首是時齊侯與四國之君皆在焉春
秋爵齊侯而人四國其意若曰從齊侯于會者特四
國之人爾惡足以言霸嚴其始所以防其終也霸國
既盛諸侯並從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既以無禮滅譚今茲復以期會不至而滅遂彼獨何罪哉不過借威小國以恐動諸侯爾春秋特書曰人微之也微則不足以為威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桓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蓋宋魯當時之大國也宋魯從而小國皆從矣魯自乾時之戰與齊有怨至是桓公欲圖霸故修好于魯而為盟于柯自是以後齊魯益親自柯之盟始焉春秋重是盟也故上國皆稱爵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宋數與齊會齊曷為伐宋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蓋

按曰鈔
威不若補
之字原脫

會以結之伐以威而後宋之從齊益固矣單伯曷為
會伐宋左氏曰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
而還挾天子以令諸侯桓公之本謀也其不言會齊
人陳人曹人者尊單伯故不言其人也若曰單伯會
于伐宋而非列國所能屈也是年之冬單伯復會諸
侯于鄆齊宋衛鄭皆在焉藉天子之重以鎮服諸侯
而諸侯之從者亦多矣

秋七月荆入秦

前日荆敗蔡師于莘今焉竟入之如蹈無人之境楚
益強蔡益弱矣北杏之會蔡人在焉齊桓不能救蓋
方有中國之會力不足以及遠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曰十四年會于鄆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

齊始霸也齊侯圖霸在北杏而始霸在鄆自冬

兩會于鄆勤動諸侯莫敢或違此其所謂霸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郟

宋人何以序齊人之上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邾宋主

兵故也

鄭人侵宋

宋鄭兩會于鄆鄭人間宋伐邾遽有侵宋之師用見
齊桓之信未孚於諸侯而其力猶未足以庇宋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人主兵復序于齊上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人侵宋故齊桓為之會諸侯以伐鄭其用力于宋亦勤矣

秋荆伐鄭

荆至此三加兵于中國矣不稱師不稱人者貶之也終春秋之世蔡服屬于楚鄭奔命之不暇二國之患寔基于此春秋安得不深拒痛絕于其初耶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說者以為同盟者同心以為盟也或同心以尊周或

同心以外楚春秋皆以同盟書之夫人之結信莫大
于盟既盟矣惡有不同心者哉誠如是說則自同盟
之外凡書盟者皆不同心乎考之周官有朝覲會同
之禮殷見曰同先儒以為同盟用是禮也周室既衰
是禮不講齊桓始霸僭用天子之禮春秋謹其始而
書之罪其僭也其不書公會者為公諱也自是而後
同盟書公春秋亦不得而諱矣

按戴氏以同盟為殷
同之盟本于劉敞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曰鄭不朝也先儒以為鄭詹者鄭之執政也執
其一國之政而被執于齊如一夫然何也昔宋人執
鄭祭仲于時祭仲出行道過于宋宋人誘而執之合

齊人執鄭詹將執于其國歟抑誘而執之耶觀鄭詹自齊逃來其為人輕脫無耻可略見矣况公穀皆以佞人目之其柔媚不立且不能自重其身宜乎見執于齊也然齊桓以此服鄭亦豈足為伯討乎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滅遂遣人戍之遂人飲戍者酒醉而盡殺之此遂人殲齊人也春秋直書齊人殲于遂若曰齊人自取也遂何罪焉滅人之國戍人之地自殲其師圖霸若此亦可羞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春秋之記災異也鳥獸之害人者悉書于春秋其未

嘗有而忽有者名之曰有若有蜚有蠆是也畧有而
不足以為害多則為害則書之曰多若冬多麋也多
則害稼矣若螽之類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害故直以
螽螟書之皆所以謹災異重民命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隱桓之世再與戎盟則戎之狎習于魯而無忌憚也
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大其未至而
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
何追焉先儒以為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蠻
種落倏去忽來不可常也今一旦驟至驟去而魯人
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戎

通作道
道
日
鈞
枝
改

終不能為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治戎之道

使之畏威則遠道道豈可以盟誓結哉魯也其時日來

秋有蠶

蠶之為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

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

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蠶有鸚鵡皆紀地氣之變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畧不

足乎書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

之是行也抑聞齊宋之將伐魯而遂自求盟以排難
解紛歟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
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為誕而况無救于伐西鄙
之師乎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師也其謂之何豈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歟抑
亦公子結輕為盟激怒于齊宋而致師歟書及盟于
前而書伐我于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
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禦其
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來
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鄭之為言遠也不以

難邁我國也又其次曰伐鄙而圍邑及其甚也直書
伐我而已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之惡豈容以人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名歸宗
國連年如莒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為可
恨爾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齊桓至是始用師于我然猶未得其要領曾未數年
戎敢于侵曹使曹君出奔于外其怙疆亦可知矣及
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為中國患蓋桓

公圖伯之初猶未暇遠略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災也故虞書曰眚災肆赦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赦有二義時有

大災害及百姓則君赦之有蠢愚老弱則特赦之非

此二者無故而大赦海內非常王之法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盟高傒者公也何以不稱公是盟也其將求昏于齊

歟莫重其與讐昏也故沒公而不書穀梁曰不言公

高傒伉也夫高傒之伉何足較哉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即位二十餘年矣至是而求昏于齊說者謂娶

齊女者文姜之意也齊女尚幼故待年而後聘然則

莊公之圖昏于齊何其庸愚不武如此也意者莊公

不知其父之所以死與其母之所以罪歟盟防結婚昏

如齊納幣前此昏禮未之有也况三年之制未畢而

可圖昏乎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者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禮諸侯之大夫東修之問不出境畿內之王人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此義明則人臣合黨植私之患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國社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

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自諸侯大夫以至于百姓莫不有社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蓋取禽以祭社則國人皆與閭里皆出其禮可觀矣然齊有社魯亦有社莊公棄國之社而觀齊之社

此處疑有脫誤

東

原係曰校
札知特姓
校改

原作人
入據口鈔校改

原係作如
也字係鈔校改

失字據口鈔校改

其怠于國政不卹民事可知矣穀梁曰以是為尸女也其說得矣

荆人來聘

荆人春秋三以兵加中國春秋不稱人不稱師者貶之也今茲來聘何以稱人非進之也幸而知有聘問之禮人道未息猶有望于其終也向使荆人能世守是禮交聘于中國則晉楚之爭庶幾少釋而中國之民庶幾少息肩乎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遇者禮之簡者也穀之遇莊公之意亦如數會之煩擾故簡禮以自便云爾然而觀社之行方至何事之急而倉卒若此也魯以邂逅遇齊蕭以邂逅朝魯夫

禮之招有以致此也古者朝聘之事賓主行禮于廟
示不敢輕也春秋書蕭叔朝公魯之與蕭皆失之矣
秋丹桓宮楹

殷武之詩祀高宗也其詩曰松栝有榱旅楹有閑寢
成孔安言寢廟之制取其松柏以為楹栝有閑有榱
享焉而今安也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栝加非禮之
飾于宗廟固已非矣而况修飾宗廟以待夫人之至
乎瀆禮違制可謂甚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二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過齊者
一盟齊者一其功切於乎昏姻之好若此然是年也祭叔

桶字之誤

丑字當補丁字

坤婦字之誤

荆人來聘蕭叔來朝遠近歸慕皆以齊人昏姻之故
莊公自以為計之善矣君子以為假人之彊為重者
非自彊之道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桶

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

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七矣求昏于齊如
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
而後至何其難也春秋書夫人姜氏入入者難辭也
不順之辭也內弗受之辭也娶仇人之女以奉宗廟
其不順大矣宗廟其受之乎在禮私見曰覲夫人始

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則既行公禮矣又使其
 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為媚
 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謬不武也也向桓公娶
 于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
 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策辭
 繁而不殺所以為萬世永戒也

大水

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為最甚大
 水陰氣之盛也魯自文姜之後繼之以哀姜夫婦道
 失陰盛陽微故在莊公屢有大水之應不特此也多
 麋有蜮皆陰盛之所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六公羊以曹羈為曹大夫杜預以曹羈為世子二說杜
氏為長曹莊公之葬久矣曹羈之位猶未定也戎人
乘間侵曹意將以納赤耶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
歸于曹用見羈之柔弱不能自有其國而制命于戎
若此也是時齊桓方霸而戎人之微得與聞中國之
事桓公亦少媿矣

郭公

說春秋者曰郭公者郭亡也其稱郭公闕文也其說
有二證齊桓公嘗問管仲曰郭何故亡則郭之亡也
正在齊桓之時况春秋嘗書梁亡矣今稱郭亡亦亦
其類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夫諸侯大夫例書名
春秋豈以始結陳好而獨私于女叔哉公子友如陳
葬原仲彼原仲亦以字書豈嘉之乎天子之命大夫
稱字故鄭祭仲陳女叔原仲皆命大夫也古者大國
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故命于天子者
謂之命大夫春秋之時諸侯強大往往自命其卿陳
鄭之所以有命大夫者鄭伯嘗為王卿士陳蔡嘗從
王伐鄭意者其國之大夫嘗受命于天子也春秋抑
強扶弱齊晉之大夫多書名陳鄭小國大夫間或稱
字者所以尊天子而重王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考銘字

日食之災瞽奏鼓所以充其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
矣大水之災用牲于社所以致禱也伐鼓于朝用牲
于門則非禮矣春秋常事不書非禮則書莊公三十
年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按故事而行魯不以為異
也聖人謹禮之始失蓋懼其治沿襲之誤而不反也
伯姬歸于杞

逆伯姬不書逆

逆者

道微也杞國微弱兼用裕禮故來

朝于魯多以非禮獲譴今茲逆女禮必不備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如陳報聘也原仲相陳季友相魯兩相好也
故女叔來聘公子友躬自往報聘其意可謂厚矣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追戎之役伐戎之師莊公皆親行蓋攘外之道不得不若是也觀費誓之書知伯禽之用力勤矣其後子孫狃于宴安以盟誓為可信而不知外裔之不可以信義結也一大創而終身創矣

曹殺其大夫

不言名氏所殺者非一大夫也公羊曰眾是也自曹莊公既沒之後其事不見于春秋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云爾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先儒以為是年之春魯常伐戎蓋戎在徐州謂之徐戎今茲伐徐者戎必與徐合兵表裏以為魯患其說

固善矣然宋序齊上以宋為主宋與徐近或者得罪于宋乎是伐也以書公書人觀之則主兵者魯也以宋序齊上觀之則主兵者宋也意者宋魯合謀而齊人助之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以夫人而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為異杞伯姬援之以為故事踵而行文莊公亦安然受之曾無留難其冬伯姬歸魯繼以杞伯來朝至僖公五年伯姬復來朝其子由此觀之若夫若子皆聽命于伯姬其與聞外事亦可知矣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以春秋書法觀之若齊高固逆子叔姬其

稱子者公女也其不稱子者公之姊妹也莊公二十五年伯姬始嫁遲歸愆期意必有為或者擇對而有行乎叔姬之嫁復遲再歲或者待伯姬而後行乎是皆未可知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齊桓至是再與諸侯同盟徂前事而不以為僭故尋舊盟不以為黷春秋始書同盟猶沒公而不書今焉同盟公與諸侯並書霸業已成諸侯聽命雖春秋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幽日鈔作至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

按此五字永樂大典補幽之盟衛侯不與無之從黃震日抄

會于城濮謀伐衛也大要魯自結昏之後事齊甚謹盟幽之役魯獨與齊謀伐衛諸侯不與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自圖霸以來其侵伐諸侯未嘗用大眾故書曰齊人伐衛然而伐衛者齊也其書曰衛人及齊人戰以衛主戰何也齊人以甲寅至衛衛人以甲寅交戰有輕齊之心無禦敵之備倉皇疾戰至于敗績衛自取之也按左氏言衛人立王子頹王命齊侯伐衛誠

如是齊侯當率諸侯之師聲罪致討豈容率畧如此
既勝之後取賂而還衛雖敗績而齊侯之功不足觀
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之來聘固嘗稱人矣荆蠻貪恠復還舊習故春秋
復以荆書之齊宋皆以人救鄭公獨親行蓋魯之事
齊獨厚于列國故也

冬築郿

城之與築不但有大小之別而已春秋書築館築園
謂其役之小也其書築臺有增高益下之義焉此書
築郿者言其增高益下特其所包者小爾當無麥禾

之時而為築郿之舉不待貶而義自見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幽風十月納禾稼時既冬矣而禾稼無可納者况無蓄麥乎故聖人併而書之言無禾屬爾匆匆告糴何其急也倉廩虛竭國非其國矣不曰臧孫辰如齊告糴而曰臧孫辰告糴于齊言事之急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春秋之法改創曰作修舊曰新今日新延廡者向焉有廡改而新之也築郿于無麥禾之時新廡于無麥禾之後猶匆匆焉告糴于人人其卹之乎

夏鄭人侵許

自許叔入許之後中間鄭人伐許累累不已其後卒

滅許者鄭也貪人土地不滅不已鄭亦不仁矣哉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去冬大無麥未正使今茲少稔民力猶未甦也何至
連城兩邑乎左氏曰書時也以十有二月築城時則
時矣以年飢之後築城抑豈天時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按此條經文
戴氏從公穀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向也齊人
迫紀侯以去其國莊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今焉
齊人降鄆鄆者紀之遺邑也魯師次于成欲救鄆而

不能此二事正相類然以時事考之向也次滑莊公
猶有救紀之意今焉次成莊公其敢救鄆乎莊之事
齊也不愛其力齊欲降鄆魯願效力者也安敢言救
乎杜預以設備為言恐或是也不然則次師為齊聲
援耳紀之滅久矣而紀遺邑猶未盡服于齊齊桓既
霸卒以兵威迫齊而降之用見義理之在人心服人
不以道雖彊而猶難也

八月癸亥葬叔姬

鼓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魯親于齊故齊之國事多咨謀于魯城濮之會謀伐
衛也魯濟之遇謀伐山戎也伐山戎者齊侯也其稱

人何也賤山戎而貴桓公不使桓公敵乎戎也說者謂稱人貶之非春秋攘外之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公晚年荒于土木之工築郿之役城諸及防今一年之間三築臺于遠地其荒甚矣左氏載莊公築臺臨黨氏春秋不書然則公之築臺不亦多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親來獻捷非威我也魯齊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于魯云爾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魯與齊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春秋書不雨與書旱之義不同旱之為災也大不雨之害猶未至于大甚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曰城小穀為管仲也蓋小穀者管仲之邑也何以不繫之齊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威行于列國故莊公為管仲城之然而為鄰國之大夫城其私邑非莊公所當為也書曰城小穀若莊公自城其邑然蓋諱之也城楚邱而不言衛惡其專也城小穀而不言齊諱其卑也

按范寧穀梁注曰小穀魯邑考齊地別有穀非小穀也戴氏用左氏之說似誤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桓之霸惟宋與魯最為親密故過于穀過于魯濟
者魯也過于梁邱者宋也梁邱在曹邾之間去宋近
去齊遠桓公不憚勤勞親與宋遇君子是以知桓公
圖霸之勤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
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狄伐邢闕

春秋講義卷一下



溫州府圖書館

溫州府圖書館